



14
1911
148



門 44
號 1911
卷 614

陽明先生雜著書

陳言邊務疏



師宵旰憂勤不遑寧處此誠聖王遇災能警臨事而懼之盛心也當茲多故主憂臣辱孰敢愛其死况有一二之見而忍不以上聞耶臣愚以為今之大患在於為大臣者外託慎重老成之名而內為固祿希寵之計為左右者內挾交結蔽壅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俗互相為姦憂世者謂之迂狂進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

雜著書

卷之十四

一

早稻田 大學 圖書館
照 36. 7. 5 號
藏 書

衰耗頽塌將至於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上天仁愛適有邊
陲之患是憂慮警省易轍改轍之機也此在陛下必宜自有所
以痛革弊源懲艾而振作之者矣新遠小臣何敢僭聞其事以
干出位之誅至於軍情之利害事機之得失苟有所見是固芻
蕘之所可進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爲而不可之有雖其
所陳未必盡合時論然私心竊以爲必宜如此則又不可以苟
避乖刺而遂已於言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採擇一曰蓄材以
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
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嚴守

以乘弊何謂蓄材以備急臣惟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
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其可以不豫蓄哉今者邊方小寇
會未足以辱偏裨而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皇失措不得已而
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會無可以繼之者矣如是而求其克敵致
勝其將何恃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安猶且宗澤岳飛韓世忠
劉錡之徒以爲之將李綱之徒以爲之相尙不能止金人之衝
突今以一統之大求其在事如數子者會未見有一人萬一虜
寇長驅而入不知陛下之臣孰可使以禦之若之何其猶不寒
心而早圖之也臣愚以爲今之武舉僅可以得騎射搏擊之士

誠之道可以前知

曰云至

而不足以收韜畧統馭之才今公侯之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
 虛應故事而賞無所裨益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
 兼濟之才如今之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
 射授之以韜畧謀猷又於武學生之內歲升其超異者於此使
 之相與磨礪砥礪日稽月考別其才否比年而校試三年而選
 舉至於兵部自尙書以下其兩侍郎使之每歲更迭巡邊於科
 道部屬之內擇其通變特達者二三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周知
 道里之遠近邊關之要害虜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
 熟察於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遙度而往蒞之者不慮無其人

云其崇煥爲郎中時嘗馳馬出門私閱險易一時部中不知其何
 往其用心亦如此

矣孟子有云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臣願自今畜之也何謂舍短
 以用長臣惟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
 有所蔽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懲於前而後有所警於後吳起
 殺妻忍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爲謀臣管仲被囚
 而建霸孟明三北而成功顧上之所以駕馭而鼓動之者何如
 耳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
 夫求才於倉卒艱難之際而必欲拘於規矩繩墨之中吾知其
 必不克矣臣嘗聞諸道路之言曩者邊關將士以驍勇強悍稱
 者多以過失罪名擯棄於閒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居

無事誠不可使處於人上至於今日之多事則彼之驍勇強悍亦誠有足用也且彼擯棄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奮勵今誠委以數千之眾使得立功自贖彼又素熟於邊事加之以積憤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保守者功宜相遠矣古人有言使功陶云先生領不如使過是所謂使過矣何謂簡師以省費臣聞之兵注日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古之善用兵者取用於國因糧於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禦夷虜非漕輓則無粟非征輸則無財是固不可以言因糧於敵矣然則今日之師可以輕出乎臣以公差在外甫歸旬日遙聞出師竊以為不必然者何則

北地多寒今炎暑漸熾虜性不耐我得其時一也虜恃弓矢今大雨時行筋膠解弛二也虜逐水草以為居射生畜以為食今已蜂屯兩月邊草殆盡野無所獵三也以臣料之官軍甫至虜迹遁矣夫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師旅既行言已無及惟有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遠詔諸將密於萬人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餘皆歸之京師萬人之聲既揚矣今密歸京師邊關固不知也是萬人之威猶在也而其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豈不為兩便哉况今官軍之出戰則退後功則爭先亦非邊將之所喜彼之請兵徒以事

陶云料敵

之智

兵官常用款罪之人

之不濟則責有所分焉耳今誠於邊塞之卒以其所以養京軍者而養之以其所以賞京軍者而賞之旬日之間數萬之眾可此法立募於帳下奚必自京而出哉何謂屯田以給食臣惟兵以食為主無食是無兵也邊關轉輸水陸千里踣頓捐棄十而致一故兵法曰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此之謂也今之軍官既不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以益邊困是與敵為謀也三邊之戍方以戰守不暇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其地給種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寇至則授用歸屯緹為聲勢以相倚角寇去仍復其業因以其暇繕完虜

所拆毀邊牆亭堡以遏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少緩輸餽矣此誠持久俟時之道王師出於萬全之長策也何謂行法以振威臣聞李光弼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於轅門狄青之至廣南也陳曙戮於戲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強之虜今邊臣之失機者往往以計倖脫朝喪師於東陲暮謂守於西鄙罰無所加兵因縱弛如此則是陛下不惟不宥之罪而復為曲全之地也彼亦何憚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彼其誠以武勇而收錄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弟即豪

門之負緣皆以權力而強委之也彼且需求刻剝騷擾道路仗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懈戰士之心興邊戎之怨為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以相後先其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肯以不庇乎苟戾於法又敢斬之以殉乎是將軍之威固已因此輩而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眾哉臣願陛下手勅提督等官陶云後先生誓師攻南昌時借為濠賞激人斬之以為先發令之日即以先所喪師者斬於轅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律之官三軍股標之屬悉皆禁令發回毋使瀆擾侵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於此不然雖有百萬之眾徒以虛國勞民而亦無所用之也何謂敷恩以激怒臣聞殺敵者怒也今師

方失利士氣消沮三邊之戍其死也者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戚也今誠撫其瘡痍問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空乏其死者皆無怨尤則生者自宜感動然後簡其強壯宣以國恩喻以虜讎明以天倫激以大義懸賞以鼓其勇暴惡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礪務與之俱殺父兄之讎以報朝廷之德則我之兵勢日張士氣日奮而區區醜虜有不足破者矣何謂捐小以全大臣聞之兵法日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日佯北勿從餌兵勿食捐小全大之謂也今虜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銳以挑戰挑戰不已則必設詐以致師或捐棄牛馬而偽逃或揜

匿精擇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而請和是皆誘之以利也信而從之則墮其計矣然今邊關守帥人各有心虜情虛實事難卒辨當其挑誘之時畜而不應未免小有剽掠之虞一以為當救一以為可邀從之則必陷於危亡之地不從則又懼于坐視之誅此王師之所以奔逐疲勞損失威重而醜虜之所以得志也今若恣其操縱許以便宜其縱之也不以為坐視其損之也不以為失機養威畜憤惟欲責以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不問則我師常逸而兵威無損此誠勝敗存亡之機也何謂嚴守以乘弊臣聞古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中

陶云先生於此情第一着

國工於自守而胡虜長於野戰今邊卒新破虜勢方劇若復與之交戰是投其所長而以勝子敵也為今之計惟宜櫻城固守遠斥埃以防姦勤間諜以謀虜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惰而又頻加犒享使皆畜力養銳譬之積水俟其盈滿充溢而後乘怒急決之則其勢并力驟至於崩山漂石而未已昔李牧備邊日以牛酒享士士皆樂為一戰而牧屢抑止之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奮威并出若不得已而後從之是以一戰而破強胡今我食既足我威既盛我怒既深我師既逸我守既堅我氣既銳則是周悉萬全而所謂不可勝者既在於我矣餘是我足則虜

日以匱我盛則虜日以衰我怒則虜日以曲我逸則虜日以勞
我堅則虜日以虛我銳則虜日以鈍索情較計必將疲罷奔逃
然後用奇設伏悉師振旅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邀夾攻
首尾橫擊是乃以足當匱以盛敵衰以怒加曲以逸擊勞以堅
破虛以銳攻鈍所謂勝於萬全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
者也右臣所陳非有奇特出人之見固皆兵家之常談今之爲
將者之所其見也但今邊關將帥雖或知之而不能行類皆視
爲常談漫不加省勢有所軼則委於無可奈何事憚煩難則爲
因循苟且是以翫習弛廢一至於此陛下不忽其微乞勅兵部

將臣所奏熟議可否轉行提督等官卽爲斟酌施行毋使視爲
虛文務欲責以實効庶於軍機必有少補臣不勝爲國惓惓之
至

先生功業俱在西南未嘗北犁虜庭無所表著然讀此疏籌
邊已無餘策使邊臣實實能以先生所言者見之行事便是
久安長治之規讀先生八策勝孫子十三篇也神而明之存
乎其人而已

乞宥言官去權姦以章聖德疏

臣聞君仁則臣直大舜之所以聖以能隱惡而揚善也臣邇者竊見陛下以南京戶科給事中戴銑等上言時事特勅錦衣衛去官校拿解赴京臣不知所言之當理與否意其間必有觸冒忌諱上于雷霆之怒者但以銑等職居諫司以言爲責其言而善自宜嘉納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隱覆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遠事拘囚在陛下之心不過少示懲創使其後日不敢輕率妄有論列非果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臣竊惜之今在廷之臣莫不以此舉爲非宜然而莫敢爲陛下

言者豈其無憂國愛君之心哉懼陛下復以罪銑等者罪之則非惟無補於國事而徒足以增陛下之過舉耳然則自是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不測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陛下聰明超絕苟念及此寧不寒心况今天時凍沍萬一差去官校督束過嚴銑等在道耳致失所遂填溝壑使陛下有殺諫臣之名與羣臣紛紛之議其時陛下必將追咎左右莫有言者則既晚矣伏願陛下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太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聖德昭布遠邇人民胥悅豈不休哉臣又惟君者元首也臣者耳日子足也陛下思耳目之不可使壅塞手足之不

可使痿痺必將惻然而有所不忍臣承乏下僚僭言實罪伏觀
陛下明旨有政事得失許諸人直言無隱之條故敢昧死為陛
下一言伏惟俯垂宥察不勝干冒戰慄之至

愚聞之同鄉先輩云先生此疏入下錦衣獄刑訊刑具自折
逆瑾聞之因得不死僅謫龍場知天生先生為一代大儒明
道學以正人心除反側以定禍亂卽患難中蒼蒼者實有以
陰騭之非偶然也否則自古之以直諫而得死者豈少哉

諫迎佛疏

臣自七月以來竊見道路流傳之言以為陛下遣使外夷遠迎
佛教羣臣紛紛進諫皆斤而不納臣始聞不信既知其實然獨
竊喜幸以為此乃陛下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芽羣臣之諫雖
亦出於忠愛至情然而未能推原陛下此念之所從起是乃為
善之端作聖之本正當將順擴充邇流求源而乃狃於世儒崇
正之說徒爾紛爭力沮宜乎陛下之有所拂而不受忽而不省
矣愚臣之見獨異於是乃唯恐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誠
使陛下好佛之心果已真切懇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務得其實

不但好其末而必務求其本則堯舜之聖可至三代之盛可復矣豈非天下之幸宗社之福哉臣請爲陛下言其好佛之實陛下聰明聖智昔者青宮固已播傳四海卽位以來偶值多故未暇講求五帝三王神聖之道雖或時御經筵儒臣進說不過日襲故事就文敷衍立談之間豈能遽有所開發陛下聽之以爲聖賢之道不過如此則亦有何可樂故漸移志於騎射之能縱心於遊觀之樂蓋亦無所用其聰明施其才力而偶託寄於此陛下聰明豈固遂安於是而不知此等皆無益有損之事也哉馳逐困憊之餘夜氣清明之際固將厭倦日生悔悟日切而左

右前後又莫有以神聖之道爲陛下言者故遂遠思西方佛氏之教以爲其道能使人清心絕欲求全性命以出離生死又能慈悲普愛濟度羣生去其苦惱而躋之快樂今災害日興盜賊日熾財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極使誠身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豈徒息猜養氣保全性命豈徒一身之樂將天下萬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蘇息故遂特降綸音發幣遣使不憚數萬里之遙不愛數萬金之費不惜數萬生靈之困斃不厭數年往返之遲久遠迎學佛之徒是蓋陛下思欲一洗舊習之非而幡然於高明光大之業也陛下試以臣言反而思之陛下之心豈不

如此乎然則聖知之開明善端之萌蘖者亦豈過為諛言以佞
陛下哉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臣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
好其末而務求其本陛下誠欲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
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外夷而求諸中國此又非臣之苟為遊
說之談以誑陛下臣又請得而備言之夫佛者夷狄之聖人聖
人者中國之佛也在彼夷狄則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導愚頑在
我中國自當用聖人之道以參贊化育猶行陸者必用車馬渡
海者必以舟航今居中國而師佛教是猶以車馬渡海雖使造
父為御王良為右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沉溺之患夫車馬本

致遠之具豈不利器乎然而用非其地則技無所施陛下若謂
佛氏之道雖不可以平治天下或亦可以脫離一身之生死雖
不可以參贊化育而時亦可以導羣品之囂頑就此二說亦復
不過得吾聖人之餘緒陛下不信則臣請比而諭之臣亦初嘗
學佛最所尊信自謂悟得其蘊奧後乃窺見聖道之大始遂棄
置其說臣請毋言其短言其長者夫西方之佛以釋迦為最中
國之聖人以堯舜為最臣請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之夫世之
最所崇慕釋迦者莫尚於脫離生死超然獨存於世今佛氏之
書具載始末謂釋迦住世說法四十餘年壽八十二歲而沒則

其壽亦誠可謂高矣然舜年百有十歲堯年一百二十歲其壽比之釋迦則又高也佛能慈悲施捨不惜頭目腦髓以救人之急難則其仁愛及物亦誠可謂至矣然必苦行於雪山奔走於道路而後能有所濟若堯舜則端拱無爲而天下各得其所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極而至於上下草木鳥獸無不咸若其仁愛及物比之釋迦則又至也佛能方便說法開悟羣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殺去人之貪絕人之嗔其神通妙用亦誠可謂大矣然必耳提面誨而後能若在堯舜則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其

至誠所運自然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蓋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其神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比之釋迦則又大也若乃詛咒變幻眩怪捏妖以欺惑愚真是固佛氏之所深排極詆謂之外道耶魔正與佛道相反者不應好佛而乃好其所相反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詆者也陛下若以堯舜既沒必欲求之於彼則釋迦之亡亦已久矣若謂彼中學佛之徒能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大顧豈無人能傳堯舜之道者乎陛下未之求耳陛下試求大臣之中苟其能明堯舜之道者日日與之推求講究乃必有能明神聖之

道致陛下於堯舜之域者矣故臣以爲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未而務求其本務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夷狄而求諸中國者果非妄爲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者矣陛下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聖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之道則不必涉數萬里之遙而西方極樂只在目前則不必糜數萬之費斃數萬之命歷數年之久而一塵不動彈指之間可以立躋聖地神通妙用隨形隨足此又非臣之謬爲大言以欺陛下必欲討究其說則皆鑿鑿可證之言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而

天下歸仁孟子云人皆可以爲堯舜豈欺我哉陛下反而思之又試以詢之大臣詢之羣臣果臣言出於虛謬則甘受欺妄之戮臣不知諱忌伏見陛下善心之萌不覺踴躍喜幸輒進其將願擴充之說唯陛下垂察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廬陵縣公移

廬陵縣爲乞蠲免以蘇民困事准本縣知縣王開直得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本縣抄蒙本府紙牌抄奉欽差領事江西等處太監王鈞牌差吏龔彰質原發銀一百兩到縣備辦等因官督同主簿米海拘集通縣糧里收買葛紗比因知縣員缺主簿宋海管徵錢糧典史林嵩部糧止有縣丞楊融署印又蒙上司給釋行委催提勘合人犯印信更替不一正德五年三月十八日本職方纔到任隨蒙府差該吏郭孔茂到縣守催當拘糧里陳江等着令領價收買據各稱本縣地方自來不產葛布原

派歲額亦不曾開有葛布名色惟於正德二年蒙欽差鎮守太監姚案行本布政司備查出產葛布縣分行令依時採辦無產縣分量地方大小出銀解送收買本縣奉派折銀一百五兩當時百姓嗷嗷口騰沸江等迫於徵催一時無由控訴只得各自出辦賠贖正德四年仍前一百五兩又復忍苦賠解今來復蒙催督買辦又在前項加派一百五兩之外百姓愈加驚惶恐自此永爲定額遺累無窮兼之歲辦杉楠木炭牲口等項舊額三千四百九十八兩今年增至一萬餘兩比之原派幾於三倍其餘公差往來騷擾刻剝日甚一日江等自去年以來前後

暗賊七十餘兩皆有實數可查民產已窮征求未息况有旱災相仍疾疫大作比巷連村多至闔門而死骨肉奔散不相顧療幸而生者又爲征求所迫弱者逃竄流離弱者羣聚爲盜攻劫鄉村日無虛夕今來若不呈乞寬免竊恐累情忿怨一旦激成大變爲此連名具呈乞爲轉申祈免等情據此欲爲備由申請間薦有鄉民千數擁入縣門號呼動地一時不辯所言大意欲求寬貸倉卒誠恐變生只得權辭慰解諭以知縣自當爲爾等申請上司悉行蠲免眾始退聽徐徐散歸本月初七日復蒙鎮守府紙牌催督前事併提當該官吏看得前項事件旣已與民

相約豈容復肆科斂非惟心所不忍兼亦勢有難行叅照本職
自到任以來卽以多病不出未免有妨職務坐視民困而不能
救心切時弊而不敢言至於物情忿激擁眾呼號始以權辭慰
諭又復擅行蠲免論情雖亦紓一時之急據理則亦非萬全之
謀既不能善事上官又何以安處下位苟欲全信於民其能免
禍於已除將原發銀兩解府轉解外合關本縣當道垂憐小民
之窮苦俯念時勢之難為特賜寬容悉與蠲免其有遲違等罪
止坐本職一人卽行罷歸田里以爲不職之戒中心所甘死且
不朽等因備關到縣准此理合就行

重修文山祠記

宋丞相文山文公之祠舊在廬陵之富田今螺川之有祠實肇
於我孝皇之朝然亦因廢爲新多缺陋而未稱正德成寅縣令
邵德容始恢其議於郡守伍文定相與白諸巡撫巡按守巡諸
司皆以是爲風化之所係也爭措財鳩工圖拓而新之協守令
之力不再踰月而工萃圮者完隘者闢遺者舉巍然煥然不獨
廟貌之改觀而吉之人士奔走瞻嘆翕然益起其忠孝之心則
是舉之有益於名教也誠大矣使來請記嗚呼公之忠天下之
達忠也結惟異類猶知敬慕而况其鄉之人乎逆旅經行猶存

陶云記
體止此
段皆用
夏筆撤
過

義人

口祝而况其鄉之士乎凡有職守皆知尊尚而况其士之官乎

隨提作意立綱法比天倫志以此法

然而鄉人之慕之也三有司之崇尚之也三公之沒今且三百

年矣吉士之以氣節行義後先炳耀謂非聞公之風而興不可

陶云名言一不

也然忠義之降激而為氣節氣節之弊流而為客氣其士焉者

忠義

無所為而為固公所謂成仁取義者矣其次有所為矣然猶其

節

客氣

氣之近於正者也迨其弊也遂有憑其憤戾粗鄙之氣以行其

冒嫉徧驚之私士流於矯拂民入於健訟人欲熾而天理滅而

猶自視以為氣節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操戈

陶云對

入室者歟吾欲備而論之以勗夫茲鄉之後進使之去其偏以

陶云重
此段

陶云擒
題法

陶云亦
重此段

歸於全克其私以反於正不媿於公而已矣今巡撫暨諸有司

之表勵崇飾固將以行其好德之心振揚風教詩所謂民之秉

彝好是懿德者也有人亦孰無是心苟能克之公之忠義在我矣

而又何羨乎然而時之表勵崇飾有好其實而崇之者有慕其

名而崇之者有假其迹而崇之者忠義有諸已思以喻諸人因

而表其祠宇樹之風聲是好其實者也知其美而未能誠諸身

姑以修其祠宇彰其事迹是慕其名者也飾之祠宇而壞之於

其身矯之文具而敗之於其行奸以掩其外而襲以阱其中是

陶云對修祠

假其迹者也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毀瓦畫墁

能者書

者歟吾固備而論之以易夫後之官茲土者使無徒慕其名而務求其實毋徒修公之祠而務修公之行不媿於公而已矣某嘗令茲邑睹公祠之圯陋而未能恢既有媿於諸有司慨其風聲氣習之或弊而未能講去其偏復有媿於諸人士樂茲舉之陶云應箭雙收

合

有成也推其媿心之言而為之記
 他人作此必重贊文山不知先生精忠大節已昭然於宇宙極文人之鋪張揚厲亦是贊詞先生獨從修祠者立論足以維世醒俗便成有關係文字陶云此訣不可不記
 前提後束中分兩扇兩扇中各藏三意整齊之文陶評

親民堂記

南子元善之治越也過陽明子而問政焉陽明子曰政在親民曰親民何以乎曰在明明德曰明明德何以乎曰在親民曰明德親民一乎曰一也明德者天命之性靈昭不昧而萬理之所從出也人之於其父也而莫不知孝焉於其兄也而莫不知弟焉於凡事物之感莫不有自然之明焉是其靈昭之在人心亘萬古而無不同無或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其或蔽焉物欲也明之者去其物欲之蔽以全其本體之明焉耳非能有以增益之也曰何以在親民乎曰德不可以徒明也人之欲明其孝之

德也則必親於其父而後孝之德明矣欲明其弟之德也則必親於其兄而後弟之德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皆然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故曰一也曰親民以明其明德修身焉可矣而何家國天下之有乎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民者對己之稱也曰民焉則三才之道舉矣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天下之父莫不親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而天下之兄莫不親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推而至於鳥獸草木也而皆有以親之無非求盡吾心焉以自明其明德也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曰然則烏在其為止至善者乎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矣然或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者是不知明明德之在於親民而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或失之知謀權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者是不知親民之所以明其明德而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是故至善也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固吾心天然自有之則而不容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間也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間則是私意

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求之於外是以昧其是非之則至於橫鶩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亾明德親民之學大亂於天下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方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度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制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亾其則矣夫是之謂大人之學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夫然後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元善喟然而嘆曰甚哉大人之學若是其易簡也吾乃今知天地萬物之一體矣吾乃今知天下之爲

一家中國之爲一人矣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內諸溝中伊尹其先得我心之同然乎於是名其蒞政之堂曰親民而曰吾以親民爲職者也吾務親吾之民以求明吾之明德也夫爰書其言于壁而爲之記

先生大學古本之從其大意已具此篇中矣

汪洋停蓄氣靜神恬而出之最足耐人長誦

陶評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為惻隱為羞惡為辭讓為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為父子之親為君臣之義為夫婦之別為長幼之序為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則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

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咏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偽邪正之辯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及於誠偽邪正之辯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款

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偽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偽邪正而時辯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亡散失卒因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

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未硜硜然以爲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亾散失至爲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尙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誥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好心盜行逐世

壘斷而猶自以爲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所以爲尊經也乎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臥龍西岡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旣敷政於民則慨然悼未學之支離將進之以聖賢之道於是使山陰令吳君羸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爲尊經之閣於其後日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予一言以諭多士予旣不獲辭則爲記之若是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爲尊經也矣

六經之道本於一心闡發玲瓏透徹足以振聳起瞶

六經爲人心之常道爲尊經者指引實藏也然尊之道舍不
得學問思辨篤行若只閉目冥心日吾以尊經也將并記籍
庫藏俱失之矣故會學問不得言尊德性

重修山陰縣學記

山陰之學歲久彌敝教諭汪君瀚輩以謀於縣尹顧君鐸而一
新之請所以詔士之言於予時予方在歎辭未有以告也已而
顧君入爲秋官郎洛陽吳君瀛來代復增其所未備而申前之
請昔予官留都因京兆之請記其學而嘗有說矣其大意以爲
朝廷之所以養士者不專於舉業而實望之以聖賢之學今殿
廡堂舍拓而輯之餼廩條教具而察之者是有司之修學也求
天下之廣居安宅者而修諸其身焉此爲師爲弟子者之修學
也其時聞者皆惕然有省然於凡所以爲學之說則猶未之及

許今請爲吾越之士一言之夫聖人之學心學也學以求盡其
心而已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
執厥中道心者率性之謂而未雜於人無聲無臭至微而顯誠
之源也人心則雜於人而危矣偽之端矣見孺子之入井而憫
隱率性之道也從而內交於其父母焉要譽於鄉黨焉則人心
矣饑而食渴而飲率性之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
饕焉則人心矣惟一者一於道心也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而
或二之以人心也道無不中一於道心而不息是謂允執厥中
矣一於道心則存之無不中而發之無不和是故率是道心而

發之於父子也無不親發之於君臣也無不義發之於夫婦長
幼朋友也無不別無不序無不信是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
也放四海而皆準亘古今而不窮天下之人同此心同此性同
此達道也舜使契爲司徒而教以人倫教之以此達道也當是
之時人皆君子而比屋可封蓋教者惟以是爲教而學者惟以
是爲學也聖人旣沒心學晦而人僞行功利訓詁記誦辭章之
徒紛沓而起支離決裂歲盛月新相沿相襲各是其非人心日
熾而不復知有道心之微間有覺其紕謬而畧知反本求源者
則又閔然指爲禪學而羣訾之嗚呼心學何繇而復明乎夫禪

之學與聖人之學皆求盡其心也亦相去毫釐耳聖人之求盡其心也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吾之父子親矣而天下有未親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君臣義矣而天下有未義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夫婦別矣長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別未序未信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一家飽暖逸樂矣而天下有未飽暖逸樂者焉其能以親乎義乎別序信乎吾心未盡也故於是

道也者固吾之心也吾惟不昧吾心於其中則亦已矣而亦豈必屑屑於其外其外有未當也則亦豈必屑屑於其中斯亦其所謂盡心者矣而不知已陷於自私自利之偏是以外人倫遺事物以之獨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蓋聖人之學無人已無內外一天地萬物以爲心而禪之學起於自私自利而未免於內外之分斯其以爲異也今之爲心性之學者而果外人倫遺事物則誠所謂禪矣使其未嘗外人倫遺事物而專以存心養性爲事則固聖門精一之學也而可謂之禪乎哉世之學者承沿其舉業詞章之習以荒穢戕伐其心既與聖人

盡心之學相背而馳日驚日遠莫知其所抵極矣有以心性之說而招之來歸者則顧駭以爲禪而反仇讎視之不亦大可哀乎夫不自知其爲非而以非人者是舊習之爲蔽而未可遽以爲罪也有知其非者矣藐然視人之非而不以告人者自私者也既告之矣既知之矣而猶冥然不以自反者自棄者也吾越多豪傑之士其特然無所待而興者爲不少矣而亦容有蔽於舊習者乎故吾因諸君之請而特爲一言之嗚呼吾豈特爲吾越之士一言之而已乎

先生此記諄諄於聖禪之異蓋當時有以是誅先生之學者故極力剖明亦孟氏好辯之意也

平山書院

平山在鄆陵之北三里今杭郡守楊君溫甫蚤歲嘗讀書其下鄆人之舉進士者自溫甫之父僉憲公始而溫甫承之溫甫既貴建以爲書院曰使吾鄉之秀與吾楊氏之子弟誦讀其間翹焉相繼而興以無忘吾先君之澤於是其鄉多文士而溫甫之子晉復學成有器識將紹溫甫而起蓋書院爲有力焉溫甫始爲秋官郎子時實爲僚佐相懷甚得也溫甫時時爲予言平山之勝聳秀奇特比於峨嵋望之巖厲壁削若無所容而其上乃寬衍平博有老氏宮焉殿閣魁傑偉麗聞於天下俯覽大江

煙雲杳靄暇輒從朋儕往遊其間鳴湍絕壑拂雲千仞之木陰
 翳蔽書院當其麓其高可以眺其邃可以隱其芳可以采其
 清可以濯其幽可以棲吾因而望之以含遠之樓蟄之以寒香
 之塢揭之以秋芳之亭澄之以洗月之池息之以樓雪之窩四
 時交變風雪晦暝之朝花月澄芬之夕光景超忽千態萬狀而
 吾誦讀於其間蓋冥然與世相忘若將終身焉而不知其他也
 今吾汨沒於簿書案牘思平山之勝而庶幾夢寐焉何可得耶
 既而某以病告歸陽明溫甫尋亦出守杭郡錢塘波濤之洶怪
 西湖山水之秀麗天下之言名勝者無過焉噫溫甫之居是地

當無憾於平山耳矣今年與溫甫相見於杭而疊疊於平山者
 猶昔也噫亦異矣豈其沉溺於茲山果有不能忘情也哉溫甫
 好學不倦其為文章追古人而竝之方其請誓於平山也優游
 自得固將發為事業以顯於世及其施諸政事沛然有餘矣則
 又益思致力於問學而其間又自有不暇者則其眷戀於茲山
 也有以哉溫甫既已成已則不能忘於成物而建為書院以倡
 其鄉人處行義之時則不能忘其隱居之地而拳拳於求其志
 者無窮已也古人有言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溫甫其仁且知者
 歟又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

也溫甫殆其人也非歟溫甫屬子記子未嘗一至平山而平山巖巖之氣象斬然壁立而不可犯者固可想而知其不異於溫甫之爲人也以溫甫之語子者記之

先生隨人之所志而卽勉之爲學將遊覽登眺無非學問之地

何陋軒記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爲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守仁以罪謫龍場龍場古夷蔡之外於今爲要綏而習類尙因其故人皆以予自上國往將陋其地弗能居也而予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所謂甚陋者而莫得獨其結緹鳥言山棲紙服無軒裳宮室之觀文儀揖讓之縛然此猶淳龐質素之遺焉蓋古之時法制未備則有然矣不得以爲陋也夫愛憎而背亂白黜丹凌奸窮黜外良而中螫諸夏蓋不免焉若是而彬郁其容宋甫魯掖折旋矩矱將無爲陋乎夷之人廼不能此其好言惡詈直情

率遂則有矣世徒以其言辭物采之眇而陋之吾不謂然也始
子至無室以止居於叢棘之間則鬱也遷於東峯就石穴而居
之又陰以濕龍場之民老稚日來視予喜不予陋盆子比子嘗
圃於叢棘之右民謂予之樂之也相與伐木閣之材就其地爲
軒以居予予因而翳之以檜竹蒔之以卉藥列堂階辯室奧琴
編圖史講誦遊適之道畧具學士之來遊者亦稍稍而集於是
人之及吾軒者若觀於通都焉而予亦忘予之居夷也因名之
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嗟夫諸夏之盛其典章禮樂歷聖修而
傳之夷不能有也則謂之陋固宜於後蔑道德而專法令搜抉

鉤繫之術窮而狡匿譎詐無所不至渾朴盡矣夷之民方若未
琢之璞未繩之木雖粗礪頑梗而椎斧尙有施也安可以陋之
斯孔子所爲欲居也歟雖然典章文物則亦胡可以無講今夷
之俗崇巫而事鬼瀆禮而任情不中不節卒未免於陋之名則
亦不講於是耳然此無損於其質也誠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
也蓋易而予非其人也記之以俟來者

至今日而夷亦詐矣無典章文物之觀有猜搆凌迫之暴倘
亦先生所稱化之者無其人乎不能不歸咎夫居夷者

陽明子既為何陋軒復因軒之前榮架楹為亭環植以竹而名
 之曰君子曰竹有君子之道四焉中虛而靜通而有間有君子
 之德外節而直貫四時而柯葉無所改有君子之操應墊而出
 遇伏而隱雨雪晦明無所不宜有君子之時清風時至玉聲珊
 然中采齊而協肆夏揖遜俯仰若洙泗羣賢之交集風止籟靜
 挺然特立不撓不屈若虞廷羣后典冕正笏而列於堂陛之側
 有君子之容竹有是四者而以君子名不愧於其名吾亭有竹
 焉而因以竹名名不愧於吾亭門人曰夫子蓋自道也吾見夫

君子亭記

陽明子既為何陋軒復因軒之前榮架楹為亭環植以竹而名
 之曰君子曰竹有君子之道四焉中虛而靜通而有間有君子
 之德外節而直貫四時而柯葉無所改有君子之操應墊而出
 遇伏而隱雨雪晦明無所不宜有君子之時清風時至玉聲珊
 然中采齊而協肆夏揖遜俯仰若洙泗羣賢之交集風止籟靜
 挺然特立不撓不屈若虞廷羣后典冕正笏而列於堂陛之側
 有君子之容竹有是四者而以君子名不愧於其名吾亭有竹
 焉而因以竹名名不愧於吾亭門人曰夫子蓋自道也吾見夫

子之居是亭也持敬以直內靜虛而若愚非君子之德乎遇屯而不懼處困而能亨非君子之操乎昔也行於朝今也行於夷順應物而能嘗雖守方而弗拘非君子之時乎其交翼翼其處雍雍意適而匪懈氣和而能恭非君子之容乎夫子蓋嫌於自名也而假之竹雖然亦有所不容隱也夫子之名其軒曰何陋則固以自居矣陽明子曰嗜小子之言過矣而又弗及夫是四者何有於我哉抑學而未能則可云爾耳昔者夫子不云乎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吾之名亭也則以竹也人而嫌以君子自名也將為小人之歸矣而可乎小子識之

遠俗亭記

輕放
星撲
級辣
陶云雨
股大文
字理足
神暢

憲副毛公應奎名其退食之所曰遠俗陽明子為之記曰俗習與古道為消長塵囂涸濁之既遠則必高明清曠之是宅矣此遠俗之所繇名也然公以提學為職又兼理夫獄訟軍賦則彼舉業辭章俗儒之學也簿書期會俗吏之務也二者公皆不免焉舍所事而曰吾以遠俗俗未遠而曠官之責近矣君子之行也不遠於微近纖曲而盛德存焉廣業著焉是故誦其詩讀其書求古聖賢之心以蓄其德而達諸用則不遠於舉業詞章而可以得古人之學是遠俗也已公以處之明以決之寬以居之

陶云收星勁氣

怨以行之則不遠於簿書期會而可以得古人之政是遠俗也
已苟其心之凡鄙猥瑣而徒閒散疎放之是托以為遠俗其如
遠俗何哉昔人^{崔子}有言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豈輕於
絕俗哉然必曰無害於義則其從之也為不苟矣是故苟同於
俗以為通者固非君子之行必遠於俗以求異者^{在法}尤非君子之

臥馬塚記

臥馬塚在宣府城西北十餘里有山隆然來自蒼茫若湧若瀉
若奔若伏布為層岫擁為覆釜漫衍陂迤環抱洶迥中凝外完
內缺門若合流泓洄高岸屏塞限以重河敷為廣野桑乾燕尾
遠泛近挹今都憲懷亦王公實葬厥考大卿於是方公之卜兆
也禱於大卿然後出從事屢如未遑未迺來茲顧瞻徘徊心契
神得將歸而加諸卜爰視公馬卷然踞臥噴噴盤旋纒絡嘶秣
若故以啟公之意者公曰嗚呼其弗歸卜先公則既命於此矣
就其地窆焉厥土五色厥石四周融潤煦淑面勢環拱既葬弗

震弗崩安靖安謐植樹蒨蔚庶草芬茂禽鳥哺集風氣凝毓產
 祥萃休祉福駢降鄉人謂公孝感所致相與名其封曰臥馬以
 志厥祥從而歌之士大夫之聞者又從而和之正德戊辰守仁
 謫貴陽見公於巡撫臺下出聞是於公之鄉人客有在坐者曰
 公其休服於無疆哉昔在土行牛眠揚兆峻陟三公公茲實類
 於是守仁曰此非公意也公其慎厥終惟安親是圖以庶幾無
 憾焉耳已豈以徼福於躬利其嗣人也哉雖然仁人孝子則天
 無弗比無弗佑匪自外得也親安而誠信竭心斯安矣心安則
 氣和和氣致祥其多受祉福以流衍於無盡固理也哉他日見

於公以鄉人之言問焉公曰信以守仁之言正焉公曰嗚呼是
 吾之心也子知之其遂志之以訓於我子孫毋替我先公之德

賓陽堂記

驛小屋傳之堂東向日賓陽取堯典寅賓出日之義志向也賓日義之
 職而傳冒焉傳職賓賓義以賓賓之寅而賓日傳以賓日之賓
 而賓賓也易日日乃陽之屬為日為元為善為吉為亨泊其於
 人也為君子其義廣矣備矣內君子而外小人為泰曰賓自外
 而內之傳將以賓君子而內之也傳以賓日賓君子而容有小
 人焉則如之何曰吾知以君子而賓之耳吾以君子而賓之也

賓其甘爲小人乎哉爲賓日之歌日出而歌之賓至而歌之歌
日日出東方再拜稽首人日子狂匪日之賓吾其怠荒東方日
出稽首再拜人口子憇匪日之愛吾其荒怠其翳其時其日惟
霽其昫其霧其日惟雨勿怵其胸倏焉以霧勿謂終翳或時其
時時其光矣其光熙熙與爾偕作與爾偕宜倏其霧矣或時以
熙或時以熙孰知我悲陶云半日乃得其句讀恐當日少能讀之賓
處曠陰虺雷之時作卿雲復旦之想誰爲協恭之侶徒狂焉
億焉僕僕罄折於郵傳之下能不悲哉陶評

重修月潭寺建公館記

隆興之南有巖日月潭壁立千仞簷垂數百尺其上頽洞玲瓏
浮者若雲霞亘者若虹霓豁若樓殿門闕懸若鼓鐘編磬幢幢
纓終若搏風之鵬翻隼翔鶴螭之糾蟠狻猊之駭攫譎奇變
幻不可具狀而其下澄澗邃谷不測之洞環秘回伏喬林秀木
垂蔭蔽蔚鳴瀑清溪停洄引映天下之山萃於雲貴連亘萬里
際天無極行旅之往來日攀緣上下於窮崖絕壑之間雖雅有
泉石之癖者一入雲貴之途莫不困踣煩厭非復夙好而惟至
於茲巖之下則又皆灑然開豁心洗目醒雖庸儻俗侶素不知

有山水之遊者亦皆徘徊顧盼相與延戀而不忍去則茲巖之勝蓋不言可知矣巖界興隆偏橋之間各數十里行者至是皆憊頓饑悴宜有休息之所而巖麓故有寺附巖之成卒官吏與凡苗夷犵狁之種連屬而居者歲時令節皆於是焉簞祝寺漸蕪廢行禮無所憲副滇南朱君文瑞按部至是樂茲巖之勝憫行旅之艱而從士民之請也乃捐資庀材新其寺於巖之右以爲簞祝之所曰吾聞爲民者順其心而趨之善今苗夷之人知有尊君親上之禮而憾於弗仲也吾從而利道之不亦可乎則又因寺之故材與址架樓三楹以爲部使者休息之館曰吾聞

爲政者因勢之所便而成之故事適而民逸今旅無所舍而使者之出師行百里饑不得食勞不得息吾圖其可久而兩利之不亦可乎使遊僧正觀任其勞指揮狄遠慶其工千戶某某相其役遠近之墟捨勤助者欣然而集不兩月而工告畢自是饑者有所炊勞者有所休遊觀者有所舍簞祝者有所瞻依以爲竭虔效誠之地而茲巖之奇若增而益勝也正觀將記其事於石適予過而請焉予惟君子之政不必專於法要在宜於人君子之教不必泥於古要在入於善是舉也蓋得之矣况當法網嚴密之時衆方喘息憂危動輿牽觸而乃能從容於山水泉石

之好行其心之所不愧者而無求免於俗焉斯其非見外之輕而甲有定者能若是乎是誠不可以不志也矣寺始於成卒周齋公成於遊僧德彬增治於指捕劉瑄常智李勝及其屬王威韓儉之徒至是凡三葺而公館之建則自今日始

玩易寓記

陽明子之居夷也只出麓之窩而讀易其間始其未得也仰而思焉俯而疑焉函六合入無微茫乎其無所指子乎其若株其或得之也沛分其若決暎兮其若徹菹然出焉精華入焉若有相者而莫知其所以然其得而玩之也優然其休焉充然其喜焉油然而春生焉精粗一外內翕視險若夷而不知其夷之爲阨也於是陽明子撫几而嘆曰嗟乎此古之君子所以甘囚奴隸拘幽而不知其老之將至也夫吾知所以終吾身矣名其窩曰玩易而爲之說曰夫易三才之道備焉古之君子居則觀其

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觀象玩辭三才之體立矣
觀變玩占三才之用行矣體立故存而神用行故動而化神故
知周萬物而無方化故範圍天地而無迹無方則象辭基焉無
迹則變占生焉是故君子洗心而退藏於密齋戒以神明其德
也蓋昔者夫子嘗韋編三絕焉嗚呼假我數十年以學易其可
以無夫過已夫

東林書院記

東林書院者宋龜山楊先生講學之所也龜山沒其地化爲僧
區而其學亦遂淪入于佛老訓誥詞章者且四百年成化間今
少司徒泉齋邵先生始以舉子復聚徒講誦於其間先生既仕
而址復荒屬於邑之華氏華氏先生之門人也以先生之故仍
讓其地爲書院以昭先生之跡而復龜山之舊先生已紀其廢
興則以記屬之其當是時遼陽高君文豸方來令茲邑聞其事
謂表明賢人君子之迹以風勵士習此吾有司之責而顧以勤
諸生則何事爰舉其所未備而亦遣人來請嗚呼物之廢興亦

決有成數矣而亦存乎其人夫龜山沒使有若先生者相繼講明其間龜山之學邑之人將必有傳豈遂淪入于老佛詞章而莫之知求當時從龜山遊不無人矣使有如華氏者相繼修葺之縱其學未即明其間必有因迹以求道者則亦何至淪沒廢置之久又使其時有司有若高君者以風勵士習為已任書院將無因而圯又何至化為浮屠之居而蕩為草莽之野是三者皆宜書之以訓後若夫龜山之學得之程氏以上接孔孟下啟羅李晦菴其統緒相承斷無可疑而世猶議其晚流於佛此其趨向毫釐之不容於無辯先生必嘗講之精矣先生樂易謙虛

意無意車軋揚過

陶云有

德器溶然不見其喜怒人之悅而從之若百谷之趨大川論者以為有龜山之風非有得於其學宜勿能之然而世之宗先生者或以其文翰之工或以其學術之邃或以其政事之良先生之心其殆未以是足也從先生遊者其以予言而求先生之心以先生之心而求龜山之學庶乎書院之復不為虛矣書院在錫百瀆之上東望梅村二十里而遙周太伯之所從逃也方華氏之讓地為院鄉之人與其同門之士爭相趨事若耻於後太伯之遺風倘有存焉特世無若先生者以倡之耳是亦不可以無書

東林遂為今日禍府而天下書院皆分受其殃可以慨世



濟河記

越人以斤楫為與馬濱河而厘者皆巨室也口規月築水道於
隘若波既亾旱澇頻仍商旅日爭於途至有鬪而死者矣南子
乃央沮障復舊防去豪商之壅削勢冢之侵失利之徒背怨交
誘從而謠之曰南守瞿瞿實破我廬瞿瞿南守使我奔走人曰
吾守其厲民歟何其謗者之多也陽明子曰遲之吾未聞以佚
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既而舟楫通利行旅歡呼絡繹是秋
大旱江河罷拆越之人收穫輸載如常明年大水民居免於墊
溺遠近稱忭又從而歌之曰相彼舟人矣昔揭以曳矣今歌以

楫矣旱之熯也微南侯兮吾其焦矣霑其彌月矣微南侯兮吾其魚鼈矣我輸我穫矣我遊我息矣長渠之活矣維南侯之流澤矣人曰信哉陽明子之言未聞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紀其事于石以詔來者

今吾越俗習於奢人習於僞旱潦相仍有指火臥薪之憂矣任勞任勞不能無望於今日之守土者

象祠記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宜慰安君因諸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邇會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庠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爲子則不孝以爲翁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庠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况於聖人之翁乎故然則祀者爲舜非爲象也意象

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薦桀者豈少哉而象之
祠獨延於世吾於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
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爾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
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普瞽亦允若則已化而
爲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爲諧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
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
園象不得以有爲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
得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
既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

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
與吾於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
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
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
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

書石川卷

先儒之學得有淺深則其爲言亦不能無同異學者惟當反之
於心不必苟求其同亦不必故求其異要在於是而已今學者
於先儒之說苟有未合不妨致思思之而終有不同固亦未爲

甚害但不當因此而遂加非毀則其爲罪大矣同志中往往似有此病故特及之程先生云賢且學他是處未須論他不是處此言最可以自警若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則不至於責人已甚而自治嚴矣夫議論好勝亦是今時學者大病今學者於道如管中窺天少有所見卽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與人言論不待其辭之終而已先懷輕忽非笑之意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不知有道者從傍視之方爲之竦息汗顏若無所容而彼悍然不顧略無省覺斯亦可哀也已近時同輩中往往亦有是病者相見時可出此以警勵之如某之於道

雖亦略有所見未敢盡以爲是也其於後儒之說雖亦時有異同未敢盡以爲非也朋友之來問者皆相愛者也何敢以不盡吾所見正期體之於心務求眞有所見其孰是孰非而身發明之庶有益於斯道也若徒入耳出口互相標立門戶以爲能學則非某之初心其所以見罪之者至矣近聞同志中亦有類此者切須戒勉乃爲無負孔子云默而識之學而不厭斯乃深望於同志者也

說破學人大家深痼之疾令人可慚汗可涕淚

書顧維賢卷

維賢以子將遠去持此卷求書警戒之辭只此警戒二字便是
子所最丁寧者今時朋友大患不能立志是以因循懈弛散慢
度日若立志則警戒之意當自有不容已故警戒者立志之輔
能警戒則學問思辯之功切磋琢磨之益將日新又新沛然莫
之能禦矣程先生云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好責志又云凡
爲詩文亦喪志又言已省外事但明乎善惟盡誠心其友章雖
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學問之道四書中備矣後儒
之論未免互有得失其得者不能出於四書之外失者遂有毫

釐于里之謬故莫如專求之四書四書之言簡實苟以忠信進德之心求之亦白明白易見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覺其臭則與之俱化孔子大聖尙賴三益之資致三損之戒吾儕從事於學顧隨俗同污不思輔仁之友欲求致道恐無是理矣非笑詆毀聖賢所不免伊川有涪州之行孔子尙微服過宋今日風俗益偷人心日以淪溺苟欲自立達俗拂眾指摘非笑紛然而起勢所必至亦多繇所養未深高自標榜所致學者便不當自立門戶以招謗速毀亦不當故避非毀同流合污維賢溫雅朋友中最爲難得似亦微失之弱恐詆笑之來不能無

動纔爲所動卽依阿隱忍久將淪胥以溺每到此便須反身痛自切責爲己之志未能堅定亦便志氣激昂奮發但知明己之善立己之誠以求快足乎己豈暇顧人非笑指摘故學者只須責自家爲己之志未能堅定志苟堅定則非笑詆毀不足動搖反皆爲砥礪切磋之地矣今時人多言人之非毀亦當顧恤此皆隨俗習非之久相沿其說莫知以爲非不知裡許盡是私意爲害不小不可以不察也。

讀學問之道一毅令人馳騫喜博之念不覺潛釋然必實以忠信進德之心求之方能有得否則祇覺耳目之不廣矣

書徐汝佩卷

壬午之冬汝佩別予北上赴南宮試已而門下士有自京來者告予以汝佩因南宮策問若陰詆夫子之學者不對而出遂浩然東歸行且至矣予聞之黯然不樂者久之士曰汝佩斯舉有志之士莫不欽仰歆服以爲自尹彥明之後至今而始再見者也夫人離去其骨肉之愛齋糧束裝走數千里以赴三日之試將竭精斃力惟有司之好是投以斬一日之得希終身之榮斯人人之同情也而汝佩於此獨能不爲其所不爲不欲其所不欲斯非其有見得思義見危授命之勇其孰能聲音笑貌而爲

此乎是心也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矣將
夫子聞之躍然而喜顯然而嘉與之也而顧黯然而不樂也何
居乎予曰非是之謂也士曰然則汝佩之爲是舉也尙亦有未
至歟豈以汝佩骨肉之養且且暮所不給無亦隨時順應以少
蘇其貧困也乎若是則汝佩之志荒矣予曰非是之謂也士曰
然則何居乎予默然不應士不得問而退他日汝佩既歸士往
問於汝佩曰向吾以子之事問於夫子矣夫子黯然而不樂予
云云而夫子云云也子以爲奚居汝佩曰始吾見發策者之陰
詆吾夫子之學也蓋拂然而怒憤然而不平以爲吾夫子之學

則若是其簡易廣大也吾夫子之言則若是其真切著明也吾
夫子之心則若是其仁恕公普也夫子憫人心之陷溺若已之
墮於淵壑也冒天下之非笑詆訾而日諄諄焉亦豈有求於世
乎而世之人會不覺其爲心而相嫉媚詆毀之若是若是而吾
尙可與之竝立乎已矣吾將從夫子而長往於深山窮谷耳不
與之相聞而目不與之相見斯已矣故遂浩然而歸歸途無所
事事始復專心致志沉潛於吾夫子致知之訓心平氣和而良
知自發然後黯然而不樂曰嘻吁乎吾過矣士曰然則子之爲
是也果尙有所不可歟汝佩曰非是之謂也吾之爲是也亦未

爲不可而所以爲是者則有所不可也吾語子始吾未見夫子也則聞夫子之學而亦嘗非笑之矣詆毀之矣及見夫子親聞良知之誨恍然而大寤醒油然而生意融始自痛悔切責吾不及夫子之門則幾死矣今雖知之甚深而未能實諸己也信之甚篤而未能孚諸人也則猶未免於身謗者也而遽爾責人若是之峻且彼蓋未嘗親承吾夫子之訓也使得親承焉又焉知今之非笑詆毀者異日不如我之痛悔切責乎不如我之深知而篤信乎何忘己之困而責人之速也夫子冒天下之非笑詆毀而日諄諄然惟恐人之不入於善而我則反之其間不能以寸

矣夫子之黯然而不樂也蓋所以愛珊之至而憂珊之深也雖然夫子之心則又廣矣大矣微矣幾矣不睹不聞之中吾豈能盡以語子也汝佩見備以其所以告於士者爲問子領之而弗荅默然者久之汝佩悚然若有省也明日以此卷入請曰昨承夫子不言之教珊傾耳而聽若震驚百里粗心浮氣一時俱喪矣請遂書之

徐汝佩此舉不以榮祿之念易其所志真豪傑士也然圭角未融未免有高目標榜之意反爲斯道之病先生之嘿而不答誠是不言之教

守諧問為學子曰立志而已問立志子曰為學而已守諧未達
 子曰人之學為聖人也非有必為聖人之志雖欲為學誰為學
 有其志矣而不日用其力以為之雖欲立志亦烏在其為志乎
 故立志者為學之心也為學者立志之事也譬之奕焉奕者其
 事也專心致志者其心一也以為鴻鵠將至者其心二也惟奕
 秋之為聽其事專也思援弓繳而射之其事分也守諧曰人之
 言曰知之未至行之不力子未有知也何以能行乎子曰是非
 之心知也人皆有之子無患其無知惟患不肯知耳無患其知

書朱守諧卷

之未至惟患不致其知耳故日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今執途之
人而告之以凡爲仁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爲善也告之以凡爲
不仁不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爲不善也途之人皆能知之而子
有弗知乎如知其爲善也致其知爲善之知而必爲之則知至
矣如知其爲不善也致其知爲不善之知而必不爲之則知至
矣知猶水也人心之無不知猶水之無不就下也決而行之無
有不就下者決而行之者致知之謂也此吾所謂知行合一者
也吾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書諸陽伯卷

妻姪諸陽伯復請學既告之以格物致知之說矣他日復請曰
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是既聞教矣然天下事物之理無窮
果惟致吾之良知而可盡乎抑尚有所求於其外也乎復告之
曰心之體性也性卽理也天下寧有心外之性寧有性外之理
乎寧有理外之心乎外心以求理此告子義外之說也理也者
悟一有側隱則四端咸備條理一也所感不同耳
心之餘理也是理也發之於親則爲孝發之於君則爲忠發之
於朋友則爲信于變萬化至不可窮竭而莫非發於吾之一心
故謂端莊靜一爲養心而以學問思辨爲窮理者析心與理而

爲二矣若吾之說則端莊靜一亦所以窮理而學問思辨亦所以養心非謂養心之時無有所謂理而窮理之時無有所謂心也此古人之學所以知行並進而收合一之功後世之學所以分知行爲先後而不免於支離之病者也曰然則朱子所謂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如何而爲奉養之宜者非致知之功乎曰是所謂知矣而未可以爲致知也知其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則必實致其溫清之功而後吾之知始至知其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則必實致其奉養之力而後吾之知始至如是乃可以爲致知耳若但空然知其爲如何溫清奉養而遂謂之致知則孰非致

知者耶易曰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孔門不易之教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人生止此一心孩提而知愛稍長而知敬此心何等有條理舍心固無所謂理也使遇天下之事物而皆知愛知敬焉又安有所謂窮理也故君子之學問思辨俱是提醒此心而窮理之功已盡於是所謂端莊靜一者卽此學問思辨之心而端莊靜一之也非端莊靜一不得言學問思辨舍學問思辨又何所用端莊靜一哉養心窮理致知力行又安有內外先後之可分

書朱子禮卷

十禮為諸暨宰問政陽明子與之言學而不及政子禮退而省
 其身懲已之忿而因以得民之所惡也窒已之慾而因以得民
 之所好也舍已之利而因以得民之所趨也惕已之易而因以
 得民之所忽也去已之蠹而因以得民之所患也明已之性而
 因以得民之所同也三月而政舉嘆曰吾乃今知學之可以為
 政也已他日又見而問學陽明子與之言政而不及學子禮退
 而修其職平民之所惡而因以懲已之忿也從民之所好而因
 以窒已之慾也順民之所趨而因以舍已之利也警民之所忽

而因以惕已之易也拯民之所患而因以去已之蠹也復民之所同而因以明已之性也暮年而化行嘆曰吾乃今知政之可以為學也已他日又見而問政與學之要陽明子曰明德親民一也古之人明明德以親其民親民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明明德體也親民用也而止至善其要矣子禮退而求至善之說炯然見其良知焉信乎止至善其要也不外乎良知焉信乎止至善其要也

明德新民原非判然兩截第本末先後工夫不無次第而究則歸於合一先生之詔子禮大人之學備矣

書宋孝子朱壽昌孫教讀源卷

教讀朱源見其先世所遺翰墨知其為宋孝子壽昌之裔也既樊爛矣使工為裝緝之因諭之曰孝人之性也放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保爾先世之翰墨則有時而樊保爾先世之孝無時而或樊也人孰無是孝豈保爾先世之孝保爾之孝耳保先世之翰墨亦保其孝之一事充是心而已矣源歸其以吾言遍諭鄉鄰苟有慕壽昌之孝者各充其心焉皆壽昌也已正德己卯春三月晦書虔臺之靜觀軒

孝子之翰墨即人心之孝譜也保孝者在充是心四書六經

天道人事仁義禮知之譜也道豈在人心外乎引而伸之一以貫之矣

書趙孟立卷

趙孟立之判辰也問政於陽明子陽明子曰郡縣之職以親民也親民之學不明而天下無善治矣敢問親民曰明其明德以親民也敢問明明德曰親民以明其明德也曰明德親民一乎君子之言治也如斯而已乎曰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孝之德明矣親吾之子以及人之子而慈之德明矣明德親民也而可以二乎惟夫明其明德以親民也故能以一身爲天下親民以明其明德也故能以天下爲一身夫以天下爲一身也則八荒四表皆吾支體而况一郡之治心腹之間乎

納而該簡而盡

書韓昌黎與太顛坐致

退之與孟尚書書云潮州有一老僧號太顛頗聰明識道理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因與來往及祭神於海上遂造其廬來袁州畱衣服為別乃人情之常非崇信其法求福因利益退之之交太顛其大意不過如此而後世佛氏之徒張大其事往往見之圖畫真若弟子之事嚴師者則其誣退之甚矣

陶云忍此則終不免於累悔之

昌黎諫迎佛骨一疏剛毅不阿不惜以身觸主怒何至太顛便傾身事之豈信道不篤遂至於此蓋佛之道不可以治天

下國家昌黎不得不諫若往來酬答原不必過立城府如孔子亦嘗問禮於老聃學琴於師襄造太顛之廬原不足爲昌黎病也惟佛氏之徒因昌黎闢佛是所最忌故繪爲圖說混闢佛者作爺子行此正佞佛者善惑人處先生此敘不獨堪爲昌黎解嘲亦大有關於邪正之辨

書張思欽卷

三原張思欽元相將葬其親卜有日矣南走數千里而來請銘於子予之不爲文也久矣辭之固而請弗已則與之坐而問曰子之乞銘於我也將以圖不朽於其親也則亦寧非孝子之心乎雖然子以爲孝子之圖不朽於其親也盡於是而已乎將猶有進於是者也夫圖之於人也則曷若圖之於子乎傳之於其人之口也則曷若傳之於其子之身乎故子爲賢人也則其父爲賢人之父矣子爲聖人也則其父爲聖人之父矣其與託之於人之言也孰愈夫叔梁紇之名至今爲不朽矣則亦以仲尼

陶云陸稼書先生語

之大畧
不離此
意

之爲子耶抑亦以他人爲之銘耶思欽蹙然而起稽顙而後拜
日元相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失所以圖不朽於其親者矣明
日入而問聖人之學則語以格致之說焉求格致之要則語之
以良知之說焉思欽躍然而起拜而復稽顙日元相苟非至於夫
子之門則尙未知有其志又何以圖不朽於其親乎請歸葬吾
親而來卒業於夫子之門則庶幾其不朽之圖矣

書東齋風雨卷後

悲喜憂快之形於前初亦何常之有哉向之以爲愁苦悽鬱之
鄉而今以爲樂事者有矣向之歌舞歡愉之地今過之而嘆息
咨嗟泣然而泣下者有矣二者之相尋於無窮亦何以異於不
能崇朝之風雨而顧執而留之於胸中無乃非達者之心歟吾
觀東齋風雨之作固亦寫其一時之所感遇風止雨息而感遇
之懷亦不知其所如矣而猶諷咏嗟嘆於十年之後得非類於
夢爲僕役覺而滄泣者歟夫其隱几於蓬牕之下聽芹波之春
響而咏夜簷之寒聲自今言之但覺其有幽閒自得之趣殊不

見其有所苦也借使東齋主人得時居顯要一旦失勢退處寂寞其感念疇昔之懷當與今日何如哉然則錄而追咏之無亦將有灑然而樂廓然而忘言者矣而和者以為真有所苦而類為垂楚不任之辭是又不可與言夢者而於東齋主人之意失之遠矣

題夢槎奇遊詩卷

君子之學求盡吾心焉爾故其事親也求盡吾心之孝而非以為孝也事君也求盡吾心之忠而非以為忠也是故夙興夜寐非以為勤也朝繁理劇非以為能也嫉邪祛蠹非以為剛也規切諫諍非以為直也臨難死義非以為節也吾心有不盡焉是為自欺其心心盡而後吾之心始自以為快也惟夫求以自快吾心故凡富貴貧賤憂戚患難之來莫非吾所以致知求快之地苟富貴貧賤憂戚患難而莫非吾致知求快之地則亦寧有所謂富貴貧賤憂戚患難者足以動其中哉世之人徒知君子

陶云卽是孔穎達樂字實際

之於富貴貧賤憂戚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而皆以爲獨能人
之所不可及不知君子之求以自快其心而已矣林君汝桓之
名吾聞之蓋久然皆以爲聰明特達者也文章氣節者也今年
夏聞君以直言被謫果信其爲文章氣節者矣又踰月君取道
錢塘則以書來道其相愛念之厚病不能一往爲恨且惓惓以
問道爲急問學爲事嗚呼君蓋知學者也志於道德者也寧可
專以文章氣節稱之已而郡守南君元善示予以夢槎奇遊卷
蓋京師士友贈君南行者予讀之終篇嘆曰君知學者也志於
道德者也則將以求自快其心者也則其奔走於郡縣之末也

猶其從容於部署之間也則將地官郎之議國事未嘗以爲抗
而徐聞丞之親民務未嘗以爲瑣也則夢槎未嘗以爲異而南
遊未嘗以爲奇也君子樂道人之善則張大而從諛之是固贈
行者之心乎予亦以病不及與君一面感君好學之篤因論君
子之所以爲學者以爲君贈

贈行者意在張大而從諛之先生則惟勉之爲學先生之隨
在無非教人如此

爾子碑
法可據

題壽外母蟠桃園

某之妻之母諸太夫人張今年壽八十二月二十有二日其設悅辰也某縻於官守不能歸捧一觴於堂下幕下之士有郭詡者因為作王母蟠桃之圖以獻夫王母蟠桃之說雖出於僞經異典未必其事之有無然今世之人多以之祝願其所親愛固亦古人岡陵松栢之意也吾從眾可乎遂用之以寄遙祝之私而詩以歌之云維彼蟠桃千歲一華夫人之壽茲維始葩維彼蟠桃于歲一實夫人之壽益堅孔碩維華維實厥根彌植維夫人胤子亦昌衍靡極

題湯大行殿試策問下

士之登名禮部而進于天子之廷者天子臨軒而問之則錫之以制皆得受而歸藏之於廟以輝榮其遭際之盛蓋今世士人皆爾也丹陽湯君某登弘治進士方為行人以其嘗所受之制屬某跋數語於其下嗟夫明試以言自虞廷而然乃言庶可績則三代之下吾見亦罕矣君之始進也天子之所以咨之者何如耶而君之所以對之者何如耶夫矯言以求進君之所不為也又設已進而遂忘其言焉又君之所不忍也君於是乎朝夕焉顧下誤聖天子之明命其將曰是天子之所以咨詢我者也如吾既

陶云如
比其六

陶云善
於往病
乃能下
前之書
刀

如其對揚之矣而今之所以持其身以事吾君者其亦果如是耶抑其亦未踐耶夫伊尹之所以告成湯者數言而終身踐之太公之所以告武王者數言而終身踐之推其心也君其志於伊呂之事乎夫輝榮其一時之遭際以誇世君所不屑矣不然則是制也者君之所以鑑也昔人有惡形而惡鑑者遇之則掩袂却走君將掩袂却走之不暇而又烏揭之焉日以示人其志於伊呂之事矣疑哉君其勉矣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某亦常陶云此謬承明問雖其所以對揚與其所以為志者不可以望君然亦何敢忘自勗華衣乎鉄鉞也此之謂立言有物可以法矣陶評

為善最樂文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然小人之得其欲也吾亦但見其苦而已耳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營營戚戚憂患終身心勞而日拙欲縱惡積以亾其生烏在其為樂也乎若夫君子之為善則仰不愧俯不作明無人非幽無鬼責優優蕩蕩心逸日休宗族稱其孝鄉黨稱其弟言而人莫不信行而人莫不悅所謂無入而不自得也亦何樂如之妻翁諸用明積德勵善有可用之才而不求仕人曰子獨不樂仕乎用明曰為善最樂也因以四字區其退居

之軒率二子階陽日與邾之俊彥讀書講學於其中已而二子
學日有成登賢薦秀鄉人嘖嘖皆曰此亦爲善最樂之效矣用
明笑曰爲善之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豈顧於得失榮辱之間
而論之聞者心服僕夫治圃得一鏡以獻於用明刮土而視之
背亦適有爲善最樂四字坐客嘆異皆曰此用明爲善之符誠
若亦不偶然者也相與詠其事而來請於予以書之用以訓其
子孫遂以勗夫鄉之後進
吾姚向爲寓內望邑家塾黨庠人思勵行有隱君子若此今
何風之邈也

祭徐白仁文

嗚呼痛哉曰仁吾復何言爾言在吾耳爾貌在吾目爾志在吾
心吾終可奈何哉記爾在湘中還嘗語予以壽不能長久予詰
其故云嘗遊衡山夢一老瞿曇撫曰仁昔謂日子與顏子同德
俄而曰亦與顏子同壽覺而疑之予曰夢耳子疑之過也曰仁
曰此亦可奈何但今得告疾早歸林下冀從事於先生之教朝
有所聞夕死可矣嗚呼吾以爲是固夢耳孰謂乃今而竟如所
夢耶向之所云其果夢耶今之所傳其果真耶今之所傳亦果
夢耶向之所夢亦果妄耶嗚呼痛哉曰仁嘗語予道之不明幾

百年矣今幸有所見而又卒無所成不亦尤可痛乎願先生早歸陽明之麓與二三子講明斯道以誠身淑後予曰吾志也自轉官南贛卽欲過家堅臥不出曰仁曰未可紛紛之議方馳先生且一行爰與二三子姑爲醴粥計先生了事而歸嗚呼孰謂曰仁而乃先止於是乎吾今縱歸陽明之麓孰與予共此志矣二三子又且離羣而索居吾言之而孰聽之吾倡之而孰和之吾知之而孰問之吾疑之而孰思之嗚呼吾無與樂餘生矣吾已無所進曰仁之進未量也天而喪予也則喪予矣而又喪吾曰仁何哉天胡酷且烈也嗚呼痛哉朋友之中能復有知予之

深信予之篤如曰仁者乎夫道之不明也由於不知不信使吾道而非耶則已矣吾道而是耶吾能無斲於人之不予知予信乎自得曰仁訃蓋哽咽而不能食者兩日人皆勸予食嗚呼吾有無窮之志恐一旦遂死不克就將以託之曰仁而曰仁今則已矣曰仁之志吾知之幸未卽死又忍使其無成乎於是復強食嗚呼痛哉吾今無復有意於人世矣姑俟冬春之交兵革之役稍定卽拂袖而歸陽明二三子苟有予從者尙與之切磋砥礪務求如平日與曰仁之所云縱舉世不以予爲然者亦且樂而忘其死唯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耳曰仁有知其尙啟予

新著書 卷之十四
之昏而警予之情嗚呼痛哉予復何言

又祭徐曰仁文

嗚呼曰仁別我而逝兮七年于今葬茲邱兮宿草幾青我思君
兮一來尋林木拱兮山日深君不見兮宵嗟哦之雲岑四方之
英賢兮日來臻君獨胡爲兮與鶴飛而猿吟憶麗澤兮歛歆尊
椒醕兮松之陰良知之說兮聞不聞道無間於隱顯兮豈幽明
而異心我歌白雲兮誰同此音

祭楊士鳴文

嗚呼士鳴吾見其進也而遽見其止邪往年士德之歿吾已謂
天道之無知矣今而士鳴又相繼以逝吾安所歸咎乎嗚呼痛
哉忠信明睿之資一郡一邑之中不能一二見而顧萃於一家
之兄弟又皆與聞斯道以承千載之絕學此豈出於偶然者固
宜使之得志大行發聖學之光輝翼斯文於悠遠而乃栽培長
養則若彼其艱而傾覆摧折又如此其易其果出於偶然倏聚
倏散而天亦畧無主宰於其間邪嗚呼痛哉潮郡在南海之涯
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姪旣足盛矣而又有士鳴

之昆季其餘聰明特達毅然任道之器後先頡頏而起者以數十其山川靈秀之氣殆不能若是其淑且厚則亦宜有盈虛消息於其間矣乎士鳴兄弟雖皆中道而逝然今海內善類孰不知南海之濱有楊士德士鳴者爲成德之士如祥麟瑞鳳爭一睹之爲快因而向風興起者比比則士鳴昆季之生其潛啟默相以有績於斯道豈其微哉彼黃馘槁斃與草木同腐者又何可勝數求如士鳴昆季一日之生以死又安可得乎嗚呼道無生死無去來士鳴則旣聞道矣其生也奚以喜其死也奚以悲獨吾黨之失助而未及見斯道之大行也則

吾亦安能以無一
憫乎嗚呼痛哉

瘞旅文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攜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三苗家子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更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歎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舂鏞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嘻吾與爾猶彼也二童憫然涕下請往就

其傍山麓爲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飯三盂嗟吁滄溟而告之曰
嗚呼傷哉繁何人繁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
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爲乎來爲茲山之鬼乎古者
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
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烏爲乎以
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
爾誠戀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烏爲乎吾昨望見爾容蹙
然蓋不任其憂者夫衝冒霧露拔援崖壁行萬峰之頂飢渴勞
頓筋骨疲憊而又瘴厲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

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爾奄
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際爾乃使
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傷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羣陰壑之
虺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既已無知然吾
何能爲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三年來應瘴毒而苟能
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而
自爲者輕也吾不宜復爲爾悲矣吾爲爾歌爾聽之歌曰連峰
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
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奚必予宮魂兮魂兮無

悲以恫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
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僕來從予兮吾與爾
遨以嬉兮驂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嘘唏兮吾苟獲生
歸兮爾子爾僕尙爾隨兮無以無侶悲兮道傍之塚累累兮多
中士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殄風飲露無爾饑兮朝友
麋鹿暮猿與栖兮爾安爾居兮無爲厲於茲墟兮

白說字貞夫說

白生說常大保康敏公之孫都憲敬齋公之長子也敬齋賓于
而冠之阼旣醮而請曰是兒也嘗辱子之門又辱臨其冠敢請
字而教諸曰字而教諸說也吾何以字而教諸哉曰天下之
道說而已天下之說貞而已乾道變化於穆流衍於非說也天
何心焉坤德闔闢順成化生無非說也坤何心焉仁理惻怛感
應和平無非說也人亦何心焉故說也者貞也貞也者理也全
乎理而無所容其心焉之謂貞本於心而無所拂於理焉之謂
說故天得貞而說道以亨地得貞而說道以成人得貞而說道

以生貞乎貞乎三極之體是謂無已說乎說乎三極之用是謂無動無動故順而化無已故誠而神誠神剛之極也順化柔之則也故曰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之時義大矣哉非天下之至貞其孰能與於斯乎請字說曰貞夫敬齋曰廣矣子之言恐非吾見所及也請問其次曰道一而已孰精粗焉而以次爲君子之德不出乎性情而其至塞乎天地故說也者情也貞也者性也說以貞情之性也貞以說性之命也性情之謂和性命之謂中致其性情之德而三極之道備矣而又何二乎吾姑語其畧而詳可推也本其事而功可施也且

而色也耳而聲也口而味也四肢而安逸也說也有貞焉君子不敢以或過也貞而已矣仁而父子也義而君臣也禮而夫婦也信而朋友也說也有貞焉君子不敢以不致也貞而已矣故貞者說之榦也說者貞之枝也故貞以養心則心說貞以齊家則家說貞以治國平天下則國天下說說必貞未有貞而不說者也貞必說未有說而不貞者也說而不貞小人之道君子不謂之說也不僞則欲不佞則邪奚其貞也哉夫夫君子之稱也貞君子之道也字說曰貞夫勉以君子而已矣敬齋起拜曰子以君子之道訓吾兒敢不拜嘉顧謂說曰再拜稽首書諸紳以

蚤夜祇承夫子之命

天下之動貞夫一此大易之訓也知貞之說則知三才之道矣

梁仲川默齋說

仲用識高而氣豪既舉進士銳然有志天下之務一旦責其志曰於呼子乃太早烏有已之弗治而能治人者於是專心爲己之學深思其氣質之偏而病其言之多也以默名菴過予而請其方子亦天下之多言人也豈足以知默之道然予嘗自驗之氣浮則多言志輕則多言氣浮者矐於外志輕者放其中子請誦古之訓而仲用自取之夫默有四爲疑而不知問蔽而不知辯冥然以自罔謂之默之愚以不言餽人者謂之默之狡慮人之規其長短也掩覆以爲默謂之默之誣深爲之情厚爲之貌

淵毒阱狼自託於默以售其奸者謂之默之賊夫是之謂四偽
 又有八誠焉孔子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古者言之不出耻
 躬之不逮也故誠知耻而後知默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
 行夫誠敏於行而後欲默矣仁者其言也訥非以為默而默存
 焉又曰默而識之是故必有所識也終日不違如愚者也默而
 成之是故必有所成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者也故善默者
 莫如顏子闇然而日章默之積也不言而信而默之道成矣天
 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而默之道至矣非聖人其孰能
 與於此哉夫是之謂八誠仲月蓋亦知所以自取之
 讀此而後知默之不易反身求誠之功其容已哉

約齋說

滁陽劉生韶既學於陽明子乃自悔其平日所嘗致力者泛濫
 而無功瑣雜而不得其要也思得夫簡易可久之道而回守之
 乃以約齋自號求所以為約之說於予予曰子欲其約乃所以
 為煩也其惟循理乎理一而已入欲則有萬其殊是故一則約
 萬則煩矣雖然理亦萬殊也何以求其一乎理雖萬殊而皆具
 於吾心心固一也吾惟求諸吾心而已求諸心而皆出乎天理
 之公焉斯其行之簡易所以為約也已彼其膠於人欲之私則
 利害相攻毀譽相制得失相形榮辱相纏是非相傾顧瞻牽滯

紛紜舛戾吾見其煩且難也然而世之知約者鮮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其知所以爲約之道歟吾子勉之吾言則亦以煩

約不對博看對欲看發千古未發之旨

見齋說

辰陽劉觀時學於潘子既有見矣復學於陽明子嘗自言曰吾名觀時觀必有所見而吾猶懵懵無睹也區其居曰見齋以自勵問於陽明子曰道有可見乎曰有有而未嘗有也口然則無可見乎曰無無而未嘗無也曰然則何以爲見乎曰見而未嘗見也觀時曰弟子之惑滋甚矣夫子則明言之以教我乎陽明子曰道不可言也強爲之言而益晦道無可見也妄爲之見而益遠夫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子未觀於天乎謂天爲無可見則蒼蒼耳昭昭

耳目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未嘗無也謂天為可見則即之而無所指之而無定執之而無得未嘗有也夫天道也道天也風可捉也影可拾也道可見也曰然則吾終無所見乎古之人則亦終無所見乎曰神無方而道無體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有方體者也見之而未盡者也顏子則如有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之有則非無也是故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夫顏氏之子為庶幾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斯真見也已曰然則吾何所用心乎曰淪於無者無所用其心者也滂而無歸帶於有者用其心於無用者也勞而無功夫有無之問

陶云穿
專露而
見青天

見與不見之妙非可以言求也而子碩切切焉吾又從而強言其不可見是以瞽導瞽也夫言飲者不可以為醉見食者不可以為飽子求其醉飽則盍飲食之子求其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亦戒慎乎其所不睹也已斯真睹也已斯求見之道也已

說不見處去求見是即本體即工夫真聖賢大學問

即孔顏樂處不用思量之說 陶評

矯亭說

君子之行順乎理而已無所事乎矯然有氣質之偏焉偏於柔者矯之以剛然或失則傲偏於慈者矯之以毅然或失則刻偏於奢者矯之以儉然或失則陋凡矯而無節則過過則復爲偏故君子之論學也不曰矯而曰克克以勝其私私勝而理復無過不及矣矯猶未免於意必也意必亦私也故克已則矯不必言矯者未必能盡於克已之道也雖然矯而當其可亦克已之道矣行其克已之實而矯以名焉何傷乎古之君子也其取名也廉後之君子實未至而名先之故不曰克而曰矯亦矯世之意也方君時舉以矯名亭請予爲之說

修道說

率性之謂道誠者也修道之謂教誠之者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中庸爲誠之者而作修道之事也道也者性也不可須臾離也而過焉不及焉離也是故君子有修道之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修道之功若是其無間誠之也夫然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道修而性復矣致中和則大本立而達道行知天地之化育矣非至誠盡性其孰能與於此哉是修道之極功也而世之言修道者離矣故特著其說

中庸首章得先生比說是爲下筆開生面矣

博約說

南元真之學於陽明子也聞致知之說而恍若有見矣既而疑於博約先後之訓復來請曰致良知以格物格物以致其良知也則既聞教矣敢問先博我以文而後約我以禮也則先儒之說得無亦有所不同歟陽明子曰理一而已矣心一而已矣故聖人無二教而學者無二學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一也故先後之說後儒支謬之見也夫禮也者天理也天命之性具于吾心其渾然全體之中而條理節目森然畢具是故謂之天理天理之條理謂之禮是禮也其發見於外則有五常百行

酬酢變化語默動靜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屬宜之於言而成章措之於爲而成行書之於冊而成訓炳然蔚然其條理節目之繁至於不可窮詰是皆所謂文也是文也者禮之見於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是所謂體用一源而顯微無間者是故君子之學也於酬酢變化語默動靜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於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求盡其條理節目焉者博文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者約禮也文散于事而萬

殊者也故曰博禮根於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約博文而非約之以禮則其文爲虛文而後世功利辭章之學矣約禮而非博學於文則其禮爲虛禮而佛老空寂之學矣是故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二之而分先後焉者是聖學之不明而功利異端之說亂之也昔者顏子之始學於夫子也蓋亦未知道之無方體形像也而以爲有方體形像也未知道之無窮盡止極也而以爲有窮盡止極也是猶後儒之見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者也是以求之仰鑽瞻忽之間而莫得其所謂及聞夫子博約之訓既竭吾才以求之然後知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而

皆不出於此心之一理然後知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然後知斯道之本無方體形像而不可以方體形像求之也本無窮盡止極而不可以窮盡止極求之也故曰雖欲從之未由也已蓋顏子至是而始有真實之見矣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也亦寧有二學乎哉

顏淵喟然一章必如此解纔是

南岡說

浙大叅朱君應周居莆之壺公山下應周之名曰鳴陽蓋取詩所謂鳳凰鳴矣于彼朝陽之義也莆人之言曰應周則誠吾莆之鳳矣其居青瑣進讜言而天下想望其風采則誠若鳳之鳴於朝陽者矣夫鳳之栖必有高岡則壺公者岡其所從而栖鳴也於是號壺公曰南岡蓋亦取詩所謂鳳凰鳴矣于彼高岡之義也應周聞之曰嘻因子名而擬之以鳳焉其名也人固非鳳也因壺公而號之以南岡焉其實也固亦岡也吾方媿其名之虛而思以求其號之實也因以南岡而自號大夫卿士爲之詩

陶云後
文作意
節以此
相稱號

務美等字為案而力策其誠也

陶云以規為頌是提筆一定主意

歌序記以咏嘆揄揚其美者既已連篇累牘而應周猶若未足勤勤焉以斲於予必欲更為之一言是其心殆不以贊譽稱頌之為喜而以樂聞規切砥礪之為益也吾何以荅應周之意乎姑請就南岡而與之論學夫天地之道誠焉而已耳聖人之學誠焉而已耳誠故不息故久故徵故悠遠故傳厚是故天惟誠也故常清地惟誠也故常寧日月惟誠也故常明今夫南岡亦卷石之積耳而其廣大悠久至與天地而無疆焉非誠而能若是乎故觀夫南岡之厓石則誠厓石爾矣觀夫南岡之溪谷則誠溪谷爾矣觀夫南岡之峰巒巖壑則誠峰巒巖壑爾矣是皆

陶云自號之感敬矣

陶云丹怕入學字

實理之誠然而非有所虛假文飾以偽為於其間是故草木生焉禽獸居焉寶藏興焉四時之推故寒暑晦明煙嵐霜雪之變態而南岡若無所與焉鳳凰鳴焉而南岡不自以為瑞也虎豹藏焉而南岡不自以為威也養生送死者資焉而南岡不自以為德雲霧興焉而見光惟而南岡不自以為靈是何也誠之無所為也誠之不容已也誠之不可掩也君子之學亦何以異於是是故以事其親則誠孝爾矣以事其兄則誠弟爾矣以事其君則誠忠爾矣以交其友則誠信爾矣是故蘊之為德行矣措之為事業矣發之為文章矣是故言而民莫不信矣行而民莫

陶云示
以思誠
誌下手

不悅矣動而民莫不化矣是何也一誠之所發而非可以聲音
笑貌幸而致之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應周
之有取於南岡而將以求其實者殆亦無出於斯道也矣果若
是則知應周豈非思誠之功歟夫思誠之功精矣微矣應周蓋
嘗從事於斯乎異時來過稽山之麓尙能爲我一言其詳

自號者歌咏者全是相誇以名之心方號呶醉夢而各忘其
陋得先生猛與棒喝恐大陽出而魍魎將自醜其形也故爲
文全在識勝但理不足者亦不可以言識耳題湯某殿試策
亦同此法 陶評

28575

